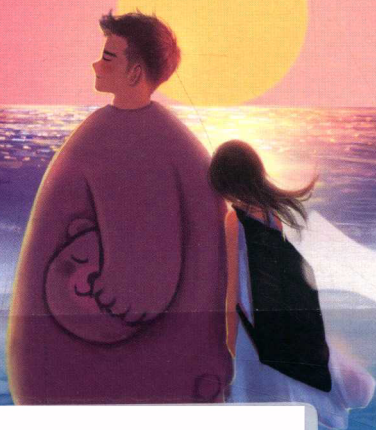


感谢是你 爱我 那么多年

巫其格
著

Thank you for always
love me



❤
我做过最奢侈的事情
就是用整个青春
去爱你

简书签约人气作者巫其格
暖伤力作
知名APP片刻倾情推荐

前路漫漫，幸好有你总能伸出双手拥抱我，
给我穿衣，陪我取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简书
Jianshu.com

片刻

PIANKE

感谢是你 爱我 那么多年

巫其格
著

我做过最奢侈的事情
就是用整个青春
去爱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谢是你爱我那么多年 / 巫其格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11

ISBN 978-7-5502-9248-2

I. ①感…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5850号

感谢是你爱我那么多年

作 者: 巫其格

责任编辑: 夏应鹏

封面设计: @装帧设计粉粉猫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0 千字 880mm×1230mm 1/32 10.25 印张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248-2

定价: 3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243832

1

梁西席几乎是从画室跑着出来的，耳朵里似乎还残留着画室里那些学生的尖叫。不知道哪个有钱人把投资的触角伸向了画室，画室除了即将被精装修外，所有人的画具都将有人统一提供。谁都知道绘画这门艺术，学好被称为艺术家，学不好就是神经病，无论哪种结果，过程都无比烧钱。

终于有人提供这么好的条件，自然是值得高兴的，只是梁西席不适应这种集体的欢乐场面，至少在她的记忆里，这样的时刻少之又少，连应对的场面话该如何说她都不知道，干脆就远远地躲开。

走出画室的大门才知道外面正下着雨，天阴沉沉的，雨水淅淅沥沥的，把整条街道都浸了个透彻。梁西席翻遍了整个书包，才想起来上次下雨后雨伞被她遗弃在阳台角落里了，她默默地骂了自己一句。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画室门口，一条长腿从车上跨下，上半身还没探出来，伞已经打在了他的头上，雨水敲打着伞面。

梁西席踩着噼啪的节拍冲进了雨中。那人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嘴角轻扬，笑了出来。

都市里的人对天气预报的关注度绝不低于股市。除了梁西席，在路上行走的人都举着花花绿绿的伞。背着比自己还高的画板的梁西席成了大家眼中的焦点，尤其是她那头披散开的黑头发，被雨水冲得服服帖帖的，贴在脸上和白色的衣服上，活脱脱一副“贞子现世”的样子。

楼道里黑漆漆的，上周和物业报修的灯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天一黑，伸手不见五指。梁西席从兜里把手机掏出来，借着微弱的光向楼上走去。她一边抖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初春冷得冻骨头。

到了三楼，她还在拧头发上的水，手空不出来就用脚尖“敲”门。半晌，没人开。脚上不免更用力了，空荡荡的楼道里只剩下梁西席脚下发出的一声声闷响。

这时候，身后的门“咔”一下开了，整个三楼都浸在一片暖光之中。梁西席猛地回头，就看见陈柯正打着哈欠茫然地看着一身狼狈的她。他往楼道外的窗户看了一眼，明白状况后，连忙从门口让了一条道：“你快来我家擦擦头发吧，一会儿就感冒啦！”

梁西席看了一眼自家紧闭的门和自己滴水的头发，也没客气，便顺着陈柯开的路进了他家。陈柯的爸爸还没有回来，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卧室的门开着，被子皱着，上边一本翻开的书斜斜地埋在里边，估计是看书看到睡着了，却被梁西席踢门的声音弄醒了。

意识到这些，梁西席背着找东西的陈柯吐了吐舌头，她把画板往客厅的角落里一立，自己整个人都窝在地板上。陈柯拿着一身自己的运动服出来的时候，看见梁西席坐在地板上打喷嚏，他无奈地伸手去提她的衣领：“快点去洗洗，别在这儿坐着，感冒了不给蹭药。”

梁西席斜着大眼睛看陈柯：“Are you sure？”

“Yes.”

“小气鬼。”

说完，她抱着衣服，头发一甩，弄得陈柯一脸雨水，这才满意地往

浴室里走。温水浸泡着身体，梁西席尝试着把头也伸进浴缸里，几秒钟不到，立刻冲出来大口吸着气，她太不喜欢这种感觉了，窒息得要命。快速从浴缸出来，把陈柯的衣服往身上套，衣服裤子都挽了三四圈才刚刚好。挑起自己那一身湿漉漉还带着几块油彩的白衣服，往他家洗衣机一丢，按了开始键，任由它自动运转。

打开浴室门，一股姜味扑面而来，整个客厅都被这股味道包围着，熏得梁西席眼睛和嗓子都难过，止不住咳嗽，她叫着：“陈柯，你是不是谋杀，你不知道我很讨厌这个味道吗？”

正巧陈柯拿着装姜汤的瓷碗从厨房出来，也不理她的叫嚣，自顾自地把碗递到她面前：“喝了，我加了一点儿红糖，不至于太难喝。”

“陈柯，你能不能不这么娘气？”梁西席犹犹豫豫地接过碗，鄙视了陈柯一把。

“如果你能像个女生一样，我肯定能。”

梁西席瞪了一眼陈柯，捏着鼻子一口干了姜汤，然后捂着嘴准备往卫生间冲去。没想到陈柯速度更快，直接扯住了她的衣服领子，命令：“立刻咽下去，不然你放在我这儿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卷子就完蛋了。”

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姜汤可以喝，卷子可不能灭亡！梁西席是谁啊，这些大道理怎么可能不懂呢，一丝犹豫都没有她直接全咽了下去，那表情就差求陈柯再来两碗了。

陈柯接过空碗，让她把头发吹干再出来，此刻的她溜得比兔子都快，真的再来一碗的话，真不一定能招架得住。搞定一切后，梁西席虚脱地仰躺在沙发上，无聊地吹自己的刘海玩。

“你家应该没人，我放学回来之后，你家没什么动静。”

“呵。没准在家正嗨着，嫌我碍事不开门吧。”

陈柯看着一脸不屑的梁西席，一时间真不知道说些什么，正巧对面的走廊传出了开门声，喧哗的告别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响了半天才彻

底消失。

梁西席站起来拎起画板往门口走，头也没回地说：“你看吧，我从来就不冤枉她。”

出门就看见她妈妈正倚在门口，一双狐媚的眼睛斜看着她说：“哟，衣服都换了哦，玩得不错呀！”

进了家门的梁西席眉头一挑，一样的狐媚眼嘲笑道：“哪能啊，玩得再好又怎么能玩过你啊，我的好鼻祖。”

“你这死丫头，怎么和我说话呢！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我吗，你管好你自己，别这么丁点儿就给我搞出什么意外的事情来！”她妈妈怒气冲冲地关门，骂骂咧咧，梁西席跟着回了几句就没了声音。

陈柯坐在客厅听到声音渐渐消失，太阳穴突突地跳了半天。卫生间的洗衣机正好结束了转动，空气瞬间安静起来。他直挺挺地站起来，去卫生间把梁西席洗的衣服拿出来，晾在阳台。梁西席真是一点都不客气，连内衣都让陈柯帮忙收拾，幸好陈柯已经适应得脸不红气不喘了。

其实，隔壁这样的戏码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小区里的人一开始还会拿来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时间久了，连个笑话都算不上了，除了鄙夷还是鄙夷。每一次陈柯看不惯，要和他们理论，总是被梁西席拦住，她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微不可寻地叹息一声，陈柯关了客厅的灯，默默地躺回被窝里继续看书。

2

面前是一场狂欢后的垃圾场，满客厅都是酒瓶和包着不明粉末的锡

纸。梁西席踢开脚前的一个酒瓶，嘴角扯出一抹冷笑。她妈妈已经踩着太空步晃晃悠悠地回了房间，关门声震耳欲聋，被门弹开的酒瓶在客厅炸开了花，玻璃碴儿飞得到处都是。

同时，强烈的音乐声从门缝里传出来，叮叮咚咚的，震得梁西席头皮发麻。她骂了一声却没回应，只得低头默默地把垃圾桶拎过来，颇有耐心地把地上散落的锡纸叠整齐后用报纸无死角地包好丢掉，未空的酒瓶里黄色的液体顺着瓶口流了出来，伴随着啤酒的臭味洒在地板上。

梁西席皱了皱眉，她不是有洁癖，但她讨厌这样的生活。她妈妈从知书达理变得面目可憎，仿佛一切错误都是因她而起，所以，她妈妈要加之在她的身上。

等收拾好一切，天已经完全黑了下去，雨停了，路灯便更亮了。去卫生间洗脸，她觉得镜子中的自己越来越像她妈妈了，连眼下的那颗泪痣的位置都一样，只是她的小一些、浅一些。她不喜欢这张脸，没有原因。

回卧室，掏出画板，把老师让修改的地方修改了一遍，又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进去。然后，从画板袋里拿出已经浸湿的全国绘画比赛的单子，是一张做得极其精致的宣传单，对于学画的人来说，这份诱惑大得不用看奖项就会争相追逐。

画室老师已经帮梁西席把名字报了上去，并且自作主张挑了一幅他满意的画寄了过去，结果是未知的，唯一知道的是得奖者可以去法国进修，学费全免外加补助部分生活费，不得不说，这对梁西席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她环视了一遍这个房间，这个家是两年前搬来的，里面的家具都弥漫着新鲜的气息，唯有那个刷着绛红色漆的书架是她爸爸亲手搭建的，上面的书籍也是她爸爸留下来的。在搬离那个小镇的时候，能够留下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些东西还是梁西席好不容易才保住的，不然她妈妈一定都会免费送给收废品的大叔。

记忆的味道在都市的腐蚀下渐渐消失，不久后便无迹可寻。记忆是一摊臭水，不蹬过去，也会一身腥气。谁都无法用自身的力量，去留住哪怕一点点的叫美好的东西。

她站起来走到书架面前，把宣传单塞进了她爸爸的画册里，把画板立在书桌旁，才开始翻考试卷子。数学卷子几乎满布红红的叉叉，惨不忍睹。

老师的警告也在耳边响起：“以你文化课的分数，专业分数再高，美院也不会录取的。”

其实，梁西席根本不在乎这些。她从未想过考美院，或者其他更著名的高校，她学美术仅仅是因为她爸爸，她想让她爸爸的气息继续留下来，这些掺着油彩的味道和她爸爸的怀抱是那么像。

回忆太重，她太想逃离这座城市，又怎么会那么努力地留下来呢？

她把自己重重地摔在床上，觉得自己想多了，能不能够获奖是个未知数，未来没有定数，不如把眼前的生活过好。就在她陷入思索的片刻，楼下传来莫生的叫声，一声又一声，隔着窗户和四层楼的高度都听得极清楚，足以证明莫生叫得多用力，果真肺活量十足。

顺着窗户望下去，看见莫生手指夹着烟，仍旧是一年四季不离身的裙子，夸张的酒红色大卷，眼睛亮晶晶地注视着梁西席所在的这扇窗户。看见梁西席拉开窗子，她用力地挥着手臂，指节间的烟头忽暗忽明，看得梁西席眼睛跟着一闪一闪的。

“西西，跟我去练歌啊？”

与其说陪同，不如说是围观。围观莫生和她的乐队朋友，在一个常年照不到阳光的地下室，弹唱不一样风格的歌曲。

梁西席低低地应了一声，关了窗户，把错卷子和练习册往书包里一塞，从柜子里拿了一件大外套，扛着书包就跑了出去。正赶上她妈妈关了音乐从房间里出来，瞪着大眼睛，质问着：“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

野去？”

“你管不着。”

用力的关门声里还夹着她妈妈的骂声：“死丫头，死在外边别回来了！”

“呵呵，我死了的话，谁给你做坟。”

咄咄逼人的一对母女，隔着一层防盗门都能骂上几个回合，楼道里不知道是谁的叹息响了。

小区里的人都知道梁西席的妈妈是个克夫的狐媚子，从两年前搬过来的时候，闻到风声的邻居都来打听她的家事，被梁西席的妈妈用“死了男人，太晦气，搬家换风水”等话挡得人家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个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她 and 梁西席。

那是梁西席从离开小镇那一刻起，第一次察觉到“羞耻”两个字的含义。天堂和地狱，其实只是两个看似很远，事实上却很近的词语，推你下地狱的那个人，一定曾带你去过天堂。

她，梁西席，就在地狱里。

大家惹不起，便躲得远远的，免得被连累，坏了名声。连带梁西席也逐渐被忽视，不过梁西席更乐得如此。她并不擅长交际，原本在小镇上，每个人都彼此熟悉，隔着几条街发生的事，第二天整个小镇上都会传开，没有钩心斗角，更没有恶言中伤，茶余饭后的谈资都只是玩笑一般带过。

而且梁西席的爸爸是小镇上唯一一个美术老师，大家都很尊敬他们一家，尤其是她爸爸和她妈妈的爱情故事，更是被整个小镇当成一段佳话传颂。梁西席走到哪儿，头顶都像戴着一个小光环。

直到她爸爸去世，这一切都像被戳破的七彩泡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有的太过美好，以至于突如其来的后果变得让人难以承受。

黑暗的楼梯间，梁西席抓着书包的肩带，一步两个台阶地往下跳，在打开楼梯间的大门时，外面的路灯发着黄色的暖光，将梁西席整个人包裹在里面。

莫生看见梁西席的时候，像兔子一样“噌”一下跳了过来，用那只没拿烟的手挽住梁西席的胳膊，紧紧地搂住梁西席：“哎呀，西西，我和你说，一周没见到你，甚是想念呀。”

“你这两天不是去 T 市驻唱了？成绩怎么样？”

“切，哪来的成绩！我和你说，那些听歌的人，根本不在意你唱的是什麼，就知道看你的脸和大腿，才不管什么叫艺术，太粗俗了！”

莫生放开梁西席，开始恨恨地念叨，把手里的烟头朝路灯角落用力一甩，翻包准备再拿烟，却看见梁西席皱紧的眉头和几次险些咳嗽的脸，讪讪地把烟放回包里，甩了甩夹烟的那只手，搂着梁西席，嘻嘻哈哈地笑着说：“西西，我和你说，这次虽然没什么太大的成绩，但是腰包可是鼓了不少，给你买好吃的。走！”

莫生的口头禅特别强大，“我和你说”这四个字几乎不离嘴，承受不了的人可能会对她大吼：“我知道你在和我说，不用重申了。”最起初，梁西席都觉得头皮发麻，渐渐也就适应了。

想到这里，梁西席忍不住笑了起来，抿着嘴说：“你留着就好啦，好吃的就免了，我减肥呢。”

“切，我和你说，就你身上那几斤几两肉减了，大风都能把你吹跑了，快多吃点吧。”

一路上，两个人打着哈哈，提着一大包吃的往音乐室走。还没进入地下室，就能够听到乐器发出的声音，不过梁西席也分不出是哪个地下室传来的。

在B市大大小小的地下室里，揣着很多人的梦想，在日日夜夜的沉淀中等待着成功的到来。

大家都已经到齐了，几个人低头捣鼓着自己的乐器，看见两个人进来，谢铭笙从人群中跳出来，搂住莫生的脖子。莫生躲闪不及，尖叫着想要给谢铭笙一拳，结果不仅没打到，反而让谢铭笙的小把戏得逞了，他把准备好的喉糖塞到她嘴里。莫生伸手毫不客气地打在谢铭笙的肚子上，谢铭笙嗷嗷叫，两个人闹了一会儿，便开始旁若无人地接吻。

梁西席熟视无睹地把书包放下，从零食袋里掏出一盒奶，一边叼着喝，一边从书包里拿出卷子改错题，其他几个人围着谢铭笙和莫生起哄，仅存理智的人席卷了部分好吃的，然后开始准备练歌的事情。

从头至尾，梁西席是小透明，除了一开始见面打了个招呼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时间跟她说。梁西席对于这些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反而因这种空闲而放松，不用想着办法去客套，自然才是最好的。

满布红叉的数学卷子让梁西席的眼皮突突地跳，咬着笔杆的牙齿越来越用力，她无奈地掏出手机，把不会的题拍下来发给陈柯，问怎么做。短信刚发过去没一会儿，陈柯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听到很吵的音乐背景声，他语调很慢，带着隐隐的怒气：“你是不是和莫生在一起呢？”

“嗯。”梁西席小声回答。隔着电话似乎都能感受到陈柯皱紧的眉头，好学生的世界里容不下夜不归宿，更容不下不良气息。

这时候，莫生正好唱完那段，快速地跑过来。一个急转身，梁西席手里的电话已经到了她的手里，她对着话筒不管不顾地大喊：“我和你说，陈柯，你得来接梁西席回去哦，不然就让阿飞去送了哦！”

说完也不听陈柯回答，电话又回到了梁西席的手里。梁西席不说话，静静地等着陈柯的回答，电话那端的陈柯考虑了一下，嘱咐着：“西席，我一会儿过去接你。你现在先做题，快结束了告诉我，我去接你。”

梁西席看了一眼跃跃欲试的阿飞和眉开眼笑的莫生，答应了下来。

莫生打了个响指，跳回去搂着谢铭笙继续唱歌，几声“嘿，baby”惹得其余几个人一阵恶寒。

他们是在几年前便开始进行组建，几个月前正式组合成功的乐队。莫生是主唱，谢铭笙是队长，和阿飞一样是吉他手，另两个人，一个是贝斯手，一个是鼓手。谢铭笙他们一直都缺一个合适的主唱，以至于乐队组建了几年都只是随便玩玩，连酒吧驻唱都难以进行，只能在街边摆场，时刻担心城管来追赶。直到莫生成为他的女朋友后，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不仅能够进酒吧驻唱，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参加小型活动。

莫生换男友的速度堪比换花裙子的速度，谢铭笙算是最久的一个，三个月还没被莫生以各种理由甩掉。梁西席一直很佩服莫生的说谎能力，她的谎说到最后连她自己都信以为真，直到投入下一段感情，才意识到之前编的那些“爱而不得，情深不寿”是假的。

莫生眼光很好，每个男友都很帅，谢铭笙算是佼佼者。梁西席突然想起莫生的那句话：“我不知道我是谁的肋骨，我只能一直寻找，直到对方完全契合我。”她对于莫生这样的想法没什么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对和错没有界限，只要合自己的心意就够了。

谢铭笙似乎感受到了梁西席的目光，他转过头对着梁西席咧嘴一笑，明亮得像个孩子，有点儿像陈柯。陈柯不笑的时候严肃得像个老头儿，笑起来的时候两个酒窝陷进去，温暖就溢了出来。

灵光一闪的梁西席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做题做糊涂了，别人的一举一动，明明和陈柯一点关系都没有，心里还绕几十个弯弯想到他。

梁西席回应了一个尴尬的笑容，低着头按照陈柯发过来的解题步骤做题，重复了几遍之后，觉得很有信心下次遇到这类题一定能直接解决。

震耳欲聋的音乐还在响，梁西席把身体向后仰，天花板上的节能灯散发出刺眼的灯光，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说不清是希望还是什么的光芒。地下室虽然常年照射不到一丝阳光，可他们的生活里似乎并没有黑暗。

这样的生活既充实又寂寞，像个风口吸噬着可怜的灵魂。毕竟有梦想就很难得，不像她，连自己想要什么都还不知道。

4

梁西席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嗜睡，在一个环境里待半个小时以上，困意就会极强，并且不管环境如何，都能快速进入休憩状态。

陈柯来的时候，梁西席的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她迷迷糊糊地在重金属音乐下看见一身休闲的陈柯正弯着腰收拾桌子上她的书，转头看见她醒了，才说话：“下次别这么晚还出来，休息不好，第二天也没法好好上课。”

还没等梁西席说话，莫生就从架子鼓那边绕过来，热情地揽着陈柯的肩膀说：“你跟个老头儿似的，西西都多大了，还不能有人身自由啦！”

“别闹！”陈柯闪身躲过了莫生的手臂，不悦地向梁西席身边靠过去，留下微微尴尬的莫生。梁西席察觉到空气里有一丝奇怪的味道，只能默默地把薯条塞在莫生的嘴里，打着哈哈：“是是是，我今年才八岁！”

陈柯并不在意骤冷的气氛，弯腰继续给梁西席收拾书包，捡起了放在沙发边的衣服顺其自然地给梁西席穿上，书包更是顺其自然地挂在自己的手臂上，看着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梁西席，拧着眉毛问：“还能自己走吗？”

梁西席一听就笑了：“能，这么简单的事，我又不是真的是小孩子。”

乐队的几个人默默地收拾东西，谢铭笙装好吉他后把莫生拉过去，让她帮忙快点收拾，他们即将奔赴他们真正的主场——酒吧。整个B市能够驻唱的酒吧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在等传说中的星探组织发现他们。其实像他们这样的人也许才是最孤独的，他们只有不停地走不停

地唱，才能够看到那么微渺的希望。

或者说，在B市的人大多数都这样。

推开音乐室的门，冷风一瞬间把梁西席吹得清醒了，她挥手和向自己反方向走的莫生告别。莫生走了一段路，突然叫她，她转头就看见夜里莫生像是一道移动的风景，裙角正扑簌扑簌地被风吹着。

“西西，今年的五月天演唱会你们要不要一起去？”莫生问。

梁西席不回头地挥着小胳膊说：“你拿钱的话什么都好说。”

莫生一呛：“西西，你这是和谁学得这么腹黑哦！”

“有吗有吗？”梁西席嘻嘻哈哈地笑着，拽着陈柯的胳膊跑开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跑到路边一阵咳嗽。

“你是不是着凉了？喝姜汤也没用吗？”陈柯赶紧跟着过来轻拍梁西席的后背。

“不是，我就是矫情病，跑步一小会儿都不行。”

等梁西席缓过来后，陈柯走在梁西席身后，把她乱了的头发抚顺后，漫不经心地问她：“以后能不能不总是晚上和莫生出来？白天那么多时间，也安全些。”

“可莫生只晚上练习，而且她只有晚上有时间。”

“那你们不能少接触点儿吗？”

梁西席狐疑地看了一眼陈柯，一口回绝：“不能。”

陈柯盯着连犹豫都没有的梁西席，从认识她到现在，觉得她的心思没办法完全理解，想说点什么，最后也只是算了。

梁西席扭头看着路灯下的陈柯，她觉得他比两年前高了大半个头，整个脸的棱角都出来了，一双眼睛黑漆漆的。学校里很多女生都喜欢他，把他奉为像男神一样的存在。她在他身边待得太久了，还一直以为他停留在刚认识时的那种不修边幅状态，原来不知不觉中，每个人都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也包括她自己。

“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莫生？”

陈柯斩钉截铁地说：“不为什么，谈不上不喜欢，只是难以喜欢。”

“你毛病还真多，真不晓得咱们学校的那些人喜欢在哪里，是脸吗？快过来给我瞧瞧！”说完自己先笑了，她绕到陈柯背后直接跳到他背上，“反正你喜欢我就好了。”

什么好哪里好，谁又关心，到最后还是这个人最好。陈柯一个踉跄，稳住身体，把她往上托了托，才和她聊起了学校的事。

“我们班级最近要开始统计将来报考的地方了。”

“那你打算考去哪里？”

“我比较想留在本市，毕竟我爸一个人在这儿，离得太远我也不放心。”

“那倒是哦，离得太远，想回家都特别难，尤其是放假高峰期什么的。”

“那你怎么想的呢？”

对于陈柯的话，梁西席有点儿懵：“我明年才高考，现在想还早着呢，而且就现在这个成绩，哪里都说不定。”

“那如果成绩够的话，想去哪里？”

“够的话就去S市，我挺喜欢那儿的。”

说完梁西席明显感觉到陈柯的背一僵，正要问怎么了，陈柯接着说：“S市还蛮远的，来回要一天呢。”

“我就是觉得那边比较适合我这类型的职业，画画估计有发展。”

陈柯还想说什么，想想却没说，这个话题现在确实为时过早了，人总不能为了一些还未发生的事情徒增烦恼吧。

两个人说着说着，背上一沉，梁西席整个头都搭在了陈柯的肩膀上。这么颠簸的走法都能睡着，陈柯打心底感到佩服，转而很无奈地歪头看她，默念：“我想为你留下，也想你为我留下，这样我们谁都不会失去彼此。”

可这茫茫夜色里，谁又能听到这句话呢？无非都是说给了空气，说给了没人听的花花草草罢了。

5

阳光透过雪纱的窗帘照进了屋子里，梁西席条件反射地伸手遮住眼睛，翻身继续睡的时候，才听到隔壁房间叮叮当当的声音，仔细辨别是来自厨房，隔着一层门都能闻到食物焦糊的味道，光凭想象都知道是怎样一幅惨景。

进了厨房看到的场景和自己心里想的完全对上了，锅碗瓢盆能碎的都碎了，不能碎的都躺在了地上，梁西席完全不能理解，不会做饭到这个程度也是罕见。

她妈妈看见她进来，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窃喜，一瞬间让梁西席觉得之前那些声音都是她故意弄出来的。她鄙夷地看了她妈妈一眼，她妈妈穿着一身漂亮的红裙子，围着自己买的素色小围裙，那阵势根本不是进来做饭的，就是来搞破坏的。

“你怎么不把厨房拆了呢！”

“是我要拆吗，什么破玩意儿，连个饭都做不出来！”

“做不出来也没见你饿死！”

梁西席妈妈一听这话顿时一股火就上来了，破口大叫：“你个死丫头，除了说风凉话，就不能帮帮我吗！”

“你那么厉害，居然还需要帮助！”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在语气上松口。梁西席的妈妈算是娇生惯养长大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十指不沾阳春水，最后能够嫁给她爸爸这样的穷画家，倒也真是难为她。不过换位思考，她爸爸这么多年，